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憲疏鼎
署籤

後漢

孝獻皇帝

董承智不及王允而欲效圖卓之舉非獨百殺其身亦足以危其主所謂志切於而智不逮者也然操之得入本中董承與正名討賊者不可同日語矣

庚建安五年春正月曹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劉備破之備奔冀州。董承等謀洩曹操殺之害夷三族操欲自擊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由青州奔袁紹袁譖故備茂才也以步騎迎備至平原遣使白紹去鄴三百里迎之。

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注見前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操還官渡紹乃

議攻許

田豐諫

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曹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紹不從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田豐乘虛
逃出之謀
與荀彧

三駕散楚
之術同營

計行而晉
霸豐不用

而紹亡明
人所見略

向成事在
乎審勢信

矣田豐說袁
紹劉備說

劉表同欲
乘虛襲許

而紹表皆
庸材不能

必能集事
說行亦未

也孫策用
兵足與操

將使敵行
直入操將

有首尾不
相顧者適

會策卒操

遂得從事

中原亦時數
爲之歟

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紹復不從。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土。至

延津。杜預左傳注陳留酸棗縣。酸棗注見前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用荀攸計陳韜重餌敵紹騎將文醜

擊大破之。斬醜。良皆紹名將。再戰斬之。紹軍奪氣。

初曹操壯闊羽之爲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眷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報操操義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

初貢爲朱治所逐南依山賊嚴白虎策皆擊殺之貢

奴客欲因策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

章昭曰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也者

爲報仇。因策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

諸說不一此指章昭曰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也者

吳越而言。章說爲近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

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

時年二十六

權悲號未視事。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

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邱。

初策定豫章分置廬陵郡瑜所鎮今巴邱縣也考巴邱縣晉屬廬陵郡

梁改曰巴山故城在今江西撫州府崇仁縣。將兵赴喪。留與張昭共掌衆事。時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

意。未有君臣之固。昭與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九月庚午朔日食。

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袁紹軍陽武。

秦置縣兩漢列代皆因。沮授說曰北兵

遂得從事。

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遂合戰。操軍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暫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乃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能聚人而不能用。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請別爲支軍於表。表。別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瓊宿烏巢。澤名在延津縣東南。去紹營四十里。會許攸怒紹奔操。說操襲瓊。先是許攸謂紹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紹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其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今有幾糧乎。操詭言可支一歲。旣曰半羸。攸皆以爲不實。操乃曰。向言戲之。其實可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

束薪至屯。放火。瓊營驚亂。操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張郃字儔。乂河間鄆人。等攻操營。而遣輕騎救瓊。騎至烏巢。操士卒殊死戰。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張郃等攻操營。不能下。聞瓊已破。乃焚攻具。詣操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降也。操與之有舊。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羣孤猶不能自保。况衆人乎。紹走至黎陽北。餘衆稍復歸之。既還。遂殺田豐。田豐或謂

既知不用人之言而

致敗乃以見笑殺之。如此矜忌其得善終幸矣。倘冀子能克家哉。

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而患吾不望生。紹還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紹外寬雅有局度，裏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慢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冀州城邑多降於操。紹歸復擊定之。明年夏，操揚兵河上，擊破紹倉亭軍。

有星孛於大梁。

晉書天文志自胃七度至畢十度曰大梁之次

以孫權爲討虜將軍。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於權。權與語悅之，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聲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詹疎，權益貴重之。

張魯據漢中

後漢郡治南鄭注見前

張魯以劉璋閭懦，不復承順，璋怒，殺其母及弟魯，遂據漢中。

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

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犯法者三，後復襲取巴郡。
原然後用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之。後復襲取巴郡。
後漢郡治江州注見前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一年置郡。太守通貢獻而已。
魯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辛巳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食。

秋九月，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州。先是袁紹遣劉備略汝南。
汝南黃巾劉辟叛操附紹，紹遣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曹操

遣曹仁

字子孝，操從弟堅。備走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龜都等合操還。

其將蔡陽擊之爲備所殺。五年至是操自將擊備。奔劉表。都等表屬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事在
已而表遣備北侵與曹操將夏侯惇于禁等相拒於博望。久之備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道惇與禁等追之。爲伏兵所破。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吾當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能建。是以悲耳。

王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袁紹懲憤。

發病嘔血卒。初。紹有三子。譚字顯熙。字顯。尚字顯。

雍尚甫。

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

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于是使熙爲幽州刺史。高幹爲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

爲譚所疾。辛評陽翟人。郭圖字公則。字公則。陽翟人。兄郭圖。穎川人。皆附于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卒。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

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

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

尚遣其將郭援。高幹共攻河東。發使與馬騰等連兵。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

絳。援攻之急。父老約援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既而使逵爲將。逵不屈。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吏民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甯俱死耳。援乃囚逵。還關有祝公道者。夜盜出之。援軍至平陽。鎮絲遣使說馬騰爲

利害。騰乃遣其子超將兵與絲會。援將渡汾。爲營濟。未半。絲擊大破之。援殺之。騰見其頭而哭。德謝絲。絲曰。援雖我甥國之賊也。何謝之有。

隋漢縣後漢曰絳邑。即春秋晉新田注見前。賈逵字梁道襄陵人。馬超字孟起。龍德字

令明。南安桓道人。桓音桓字。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太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

曉實中事
理使瑜不
死東吳必
無稱臣質
子之事孫
權其亦中
材耳

急則相保
緩則相爭
郭嘉之論
與十莊事
同然譚尚
之相殘乃
腫武紹術
之操戈大
道好還信

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于人。極不過一候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焉能害人。吳太夫人謂權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癸未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還。譚攻尚不克。曹操攻黎陽。譚尚奔走還鄴。操迫

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伴。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譚別傳王修自青州來救。譚諭修。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從。甫皮注見前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

秋八月。曹操擊劉表。尚圍譚于平原。冬十月。操還救之。

曹操擊劉表軍于西平。

漢縣歷代因之。今屬河南汝南府。

袁尚攻

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毗。字佐治。

劉表以書諫譚。勸其捐忿思義。又與尚書曰。

評之弟詣操請救。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

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其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還田父之獲也。

譚尚皆不從。

韓盧良犬。東郭婉狡兔。戰國策。韓盧逐東郭。魏騰山者。五環山者。三犬。兔俱疲。各死其處。

田父見而獲之。毗至西平。諸將皆疑。荀攸勸操許之。

諸將多以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表坐保

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其勢不兩全。

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

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

李孚出入
嚴圍固自
狡猾操付
一笑所用
謂因計用
計也以此
爲操軍紀

倣。辛毗復說操。謂毗曰。謂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鬪開連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惟以核甲兵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以謝。許攸恃功媢操。嘗於衆坐呼操小字。操不樂。後竟殺。

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

乃許

譚

平

十月

操

至

黎

陽

尚聞

操

渡

河

乃釋

平原

還

鄴

操引軍還

甲 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正月曹操

濟河遏淇水

出河南懷慶府林縣西山流經淇縣東南入衛

入白溝故瀆東流爲白溝是也。王幼學燭智舒以爲宋遼分界之去淇水甚遠無由得入其說非是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審配諫不聽乃留配守鄴四月操至鄴爲土山

地道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五月鑿壘圍城周圍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

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

水經注漳水過鄴縣西

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還救鄴先使李孚入城孚研問事

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遂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

穀夜持白竿出降孚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

李孚鉅鹿人

尚兵循西山而東去鄴十七里爲營夜舉火以示城中配出兵城北以應

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營曲漳之曲操遂圍之尚懼求降不聽衆潰奔中山審配殺辛毗家屬令士卒

堅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兄子榮開門納操兵配拒戰被執毗以馬鞭擊其頭而罵之配顧曰狗輩

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操引見配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

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

操辟崔琰爲別駕謂曰昨汝籍可得二十萬衆故爲大

州也

琰對曰

今九州幅裂

二袁

親尋干戈

冀方蒸庶

暴骨原野

未聞王師存問風俗

救其塗炭而惟以核

甲兵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

操改容以謝許攸恃功媢操嘗於衆坐呼操小字操不樂後竟殺

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惟以核甲兵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以謝許攸恃功媢操嘗於衆坐呼操小字操不樂後竟殺

之曰崔琰字季珪東武城人裴松一名吉利小字阿疩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

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計殺之。丹陽督媯覽丞臧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懷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訖自椒邱注見前還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將名其餘賞賜有差

乙酉十年春正月曹操攻破袁譚于南皮斬之初操之入鄴也袁譚復背操畧取諸郡攻尙於中山敗之悉取其衆操遣書責譚

然後進討譚奔南皮事在九年至是操攻南皮急譚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

等及其妻子王修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爲掾屬曹操從之初醜舐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禪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陳留尉氏人

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曹操熙尙俱奔烏桓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尙俱奔遼西烏桓觸等降操皆封列侯觸驅卒守令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谷以次歟別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屬事君乃捨之珩字子佩代郡人

以荀悅字仲豫爲侍中

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鑑五篇奏之。

略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

壞法放越軌奢取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朴樞格輕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丙戌十一春正月有星孛於北斗。

三月曹操破高幹於并州斬之先是袁尚敗走高幹以并州降操仍以爲刺史

事在九年

既而幹復以州叛舉兵

守壺口

關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壺口山下與壺關縣接界

通鑑作壺關口今依范書袁紹傳操遣其將樂進

字文謙陽平人

李典

字曼成鉅野人

擊之不拔

事在十年

至是操自征幹幹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

漢縣今陝西商州是都尉王

琰斬之

幹之初叛也河南張晟聚衆寇崤澗閑河東掾衛固范先等皆與幹通操用荀或言以杜畿爲河東

琰斬之太守固等使兵絕陝畿譖道從郎津渡既至郡陽奉固先以計廢之稍分散其衆會操徵馬騰等至

擊固先及張晟等皆破斬之于是畿務崇寬惠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修戎事河東遂安初

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遇高幹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

以爲君深戒也幹不悅統去之幹死荀或舉統尙書郎

郎鄧津水經注河水東逕湖縣

故城北右合門水于此有郎津之名湖縣注見前杜畿字伯侯杜陵人仲長統注見前

丁十二年夏曹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

烏桓王名邱

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

度之

斬之烏桓蹋頓

故城北右合門水于此有郎津之名湖縣注見前杜畿字伯侯杜陵人仲長統注見前

五

素爲袁紹所厚。紹立蹋頓爲故袁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寇。欲助尚復故地。操將擊之。先鑿平虜渠二渠。

平虜故渠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東北泉州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武清縣渠故道在寶坻縣東南以通運。時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蹋頓豈能爲用。今深入征

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

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言欲爲其主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吾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

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疇皆拒之。然每

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謂有冠蓋之士大夫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疇卽至隨軍次無終。漢縣注時

方夏水雨濱海道不通。疇曰此道秋夏有水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故城在今熱河八溝後

龍。古塞名明史地理志在永平府西北。達於柳城。漢縣故城在今熱河塔子溝。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

漢縣今熱河地。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輒

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

軍。八月。操登白狼山。水經注山在右北平石城縣。故城在今八溝界。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潰。斬

熙奔遼東。九月。操引還。公孫康。九年度卒。誘尚熙斬之。康伏兵于廩。請尚熙入。未及坐。遂禽之。送其首。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

之。舉爲茂才。封田疇爲亭侯。疇固讓不受。後操復欲封之。使夏侯惇喻意疇曰。疇負義逃竄蒙恩全活爲

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惇以白操。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羣姓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操

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

由嘯不實
盧龍世所
耕高蹈者
公孫瓊爾
然因欲報
忠厚之士
或不出此

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懼也。

冬十月。有星孛於鶉尾。晉書天文志。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之次。楚之分野。

劉備見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於隆中。山名在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西。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字元直。與崔州平。安平人。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微。字德操。善知人。同郡龐德公。稱爲水鏡。微曰儒

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龍士元也。龍。統字士元。德公從子。德

公嘗謂孔明爲臥龍。元爲鳳雛。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

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

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

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

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

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閻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

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

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瓢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

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孔明子備。方竄身無所表。又尙在之時。早譖荊州爲起事之地。西北向宛洛。西出秦川。二言早爲。六出祁山。張本非本。願杜甫可謂知真。

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子
戊
十三年春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初巴郡甘寧

字興嗣

將其僮客就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欲東

入吳黃祖在夏口

在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漢水入江之口也一曰魯口今曰漢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以凡人畜之會孫權擊祖祖軍

敗走甯遠奔吳獻策孫權

甯遠又劣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戰具

不修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權深納之

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

楚闢卽扞關注見前權深納之遂西擊黃祖祖以舟兵拒戰都尉呂蒙

字子明汝南富陂人

破其前鋒親鳥都督陳就首偏將軍董

字元代餘姚人

司馬凌統

字公績餘杭人

等盡銳攻之

祖橫兩蒙衝以大繩繫石千弩交射襲與統率敢死士突入蒙

衝以刀斷繩蒙衝橫流祖挺身走追斬之軍遂進逼其城屠之

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操以崔琰爲西曹掾毛玠爲東曹掾司馬朗

字伯達河南溫人

爲主簿弟

字仲達卽

晉高祖爲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由是士以廉節

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遠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宿朝服徒行操聞之嘆曰用人如

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爲哉

懿少聰達多大略琰謂朗曰君弟聰亮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

而辟之懿辭以風痹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胡三省曰司馬懿始此

秋七月曹操擊劉表

八月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實內不以

六計辭吏廉爲本輿服不過度似已然一端尙不足語正本清源至垢面羸衣飾僞尤甚其選舉又爲足懲耶

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郗氏蘇忿生文子封新邑因

融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禪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

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並其妻子融被收時一子年八歲方奕某端坐不起左右過必惟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初京兆指督與融

皆殺之。善每戒融剛直太尸曰文舉拾我

死我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

脂姓習字元升

劉表卒九月曹操至新野

表子琮舉州降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因愛琮而惡

琦遂出琦爲江夏太守

琦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

而安乎琦意感悟曾黃不至地言出于子口而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真居外

祖死琦遂求代其任及表卒蔡瑁表妻張允表外等奉琮爲嗣未幾曹操軍至蒯越等勸琮降操從之

九月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兵

劉備奔江陵曹操追至當陽

漢縣今屬湖北安陸府及之備走夏口劉備屯樊即今樊城在襄陽縣北南臨漢水不意操軍卒至至宛

乃知之裴松之蜀志補注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時曹公已在宛備大驚駭通鑑採之考宛在

新野之北琮降在新野操已過宛而南及備聞知不應復在宛也今依蜀志本文而以裴注附見遂

將其衆去過襄陽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

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

備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輜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

衆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

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

在今縣東北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

徐庶

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
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
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趙雲身抱備子禪。或言雲已北走備曰子龍竊與關羽船會得濟河遇
鄧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月癸未朔日食。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山名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北江濱水經注江水東逕赤壁山北卽此大破之操引還。

曹操進兵江陵。遂順流東下。時魯肅爲孫權使襄陽不及與劉備同往樊口。初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隣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若據而

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
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
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矣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
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於
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樊口在今湖北武昌府西北子瑜亮兄瑾字時爲權長史於是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

孫將軍送與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漢縣故城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

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

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

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

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

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悞將軍。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輶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鄱陽。注見前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賦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賦。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

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遂選三萬人以周瑜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根人

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進與操遇于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噴之煙焰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多。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漢縣故城在今荊州府監利縣今岳州府之華容隋所置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蹈藉死者甚衆。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放火。無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乃引軍北還。

十二月。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注俱見前。皆降之。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孫權使其將賀齊賀本慶氏避漢安帝父諱改。音醫漢縣今屬。賀氏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討黟江南徽州府。先是權破黃祖。還復遣兵討平山越。越種散而山處者丹及是。彭賊帥陳儀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在黟縣西南。四面壁立。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大軍上攻破之。以其